

阅读札记

一次感伤的内心行走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与《动物档案》为同一系列,《一只蚂蚁领着我走》涉及宠物、家养动物、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生物链中的位置等。这些问题都通过作者富于文学性的笔触呈现,既有感人的吸引力,也有理性的思考深度。翻阅这本书,你会被文字里扑面而来的动物伤害事件震惊,进而感到无奈、悲伤。给了我们丰富营养和友情的动物们,它们正面临危难。

现时,“生态社会”已经成了受众颇广的政府词语,节约、环保、文明,占据了公益广告的所有主题。生态社会,仿佛伴随我们物质的丰富轻易可筑就。可是,如果我推荐这本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你会被文字里扑面而来的动物伤害事件震惊,进而感到无奈、悲伤。

危难。对于生长在食谱和利益链上的动物们来说,这是的确的。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了解到金沙江某一段水域建立水电站时,因为没有预留鱼道而导致多种珍贵鱼类灭绝。我还知道,在毛乌素大沙漠里,每一年被沙土吞噬的湿地远比植树造林消灭的沙漠面积要大很多。然而相对这些,如果你扑入这本《一只蚂蚁领着我走》的一些篇章里,你会被一些更为生动的动物危难所击中,所围困,所迷茫。

《双向的沉重》是本书的最后章节,在这篇跋里,借助于一个自杀的研究生的回忆,蒋子丹讲述了正在发生的惨剧:

复旦大学某研究生,以救助小猫为名,从动物保护人士手中骗取三十多只猫仔,作为自己发泄病态情绪的对象,一只只残害致死,而他的家人和媒体对话的时候,还一再强调这个孩子学业如何出类拔萃。

某省电视台以科普教育作幌子,将三只小猫从四层楼的高度抛向地面,为的是要证实一下猫在空中的应急能力。

如果这些例子只是作为性格变态道德缺失的人类个案的话,那么,为了利益而杀戮动物的事件实在是无法具列。

而最让我吃惊是在《悭吝的人道》一章中,蒋子丹将疑问指向了立法机构:“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屠杀海豹的照片和录像不断被公开,激起公众义愤,作为对公众呼声的回应,加拿大立法规定杀死小于两个星期的白毛小海豹为非法行为,并实行了一项‘眨眼测试’法规,要求在动手剥离海豹皮之前,测试它们是否还会眨眼,如果眨眼,则表示它们还活着。”而在此之前,人类从来都是活剥海豹皮的。

这个规定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保护猎杀者的利益,显得更为残忍和虚伪。

正因为此,素食主义、动物福利主义、动物权利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声音微弱的呐喊,在如何保护动物与人的生命的天平上,动物显然注定没有发言权。

在我国,只是猜测有可能是果子狸造成的“非典”已经让果子狸面临灭绝的危险。云南某县因为检查出三人死于狂犬病,而导致全县境内数万只狗一周之内被杀。

“人道主义”成了我们杀害并灭绝动物的合理服饰,阅读这本书,随便翻开任何一篇,都能触碰到作者充满悲悯的动物福利主义情怀。

蒋子丹是中国较早进入动物保物主义领域的作家,她像是一个孤独的行走者,在一系列让世人警醒的“人道主义”缺失面前,她用笔作旗帜,为动物们的利益和福利呐喊。

然而,即便如此,她仍然面临双向的沉重,一方面,她热衷于奔波关于动物保护的一切;另一方面,她自己却是一个肉食者。让人感动的是,在这本书的跋里,她这样写道:在很多时候,我会惭愧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素食者,一段时间不吃肉,就会想吃。虽然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减少了食肉的量,但仍然不能彻底克制食肉的欲望。抑制自己的欲望,是我们时时需要做的功课……

是啊,“生态社会”并不只意味着我们种植绿树,节约用水,更意味着,我们善待与我们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物。

阅读这本书,总会让阅读者陷入自己与其他动物交往的过往,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口腹之欲中,在动物园流连中,都或多或少做了伤害动物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常细节中传递着一个对一切动物都尊重的伦理,那么,这个世界会少许多紧急事件,更不会因为某个生物链条的断裂而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

阅读《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像是进入一个又一个向世人逼问的惨烈真相里,这些关乎人类内心的逼问,让我们了解人类的贪婪和暴戾、自私和轻薄、残忍和伦理缺失的精神世界。

合上书本,我忽然想起一部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名字叫做《收件人不明》,影片的内容因为涉及到杀狗的情节,影片在开头的字幕上慢慢打出:本片在拍摄过程中,没有一只动物受到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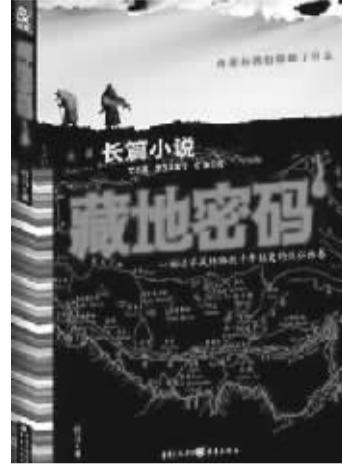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感动了。这也是我看《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一书的感受。

(作者系《天涯》杂志编辑)



《一只蚂蚁领着我走》
蒋子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友荐书



《藏地密码》何马著 重庆出版社

如果你没去过西藏……

如果你没去过西藏,应该看看《藏地密码》;如果你对未知的奥秘怀有揣测,应该看看《藏地密码》。

人与自然的生存法则谁是主宰?自然之中人太渺小,弱者淘汰,强者驻留。作者除了在探秘这一主题上设置的悬念迭起扣人心弦,也在人与自然之中横亘一份万物生灵的尊严与奇迹。

暴风雪、雪崩、地缝、寒冷、饥饿、死亡,每一处都是致命陷阱,每一步都是惊心动魄,我读到此处心有悬悸,又每次都诱惑我读下去,难以放下。“你们有没有见过马蜂那样大的蚊子?被叮一口能让你一条胳膊都肿起来!你们有没有见过可以吃人的花……”毫无疑问,作者抓住了人们紧绷的神经,一旦陷入,如临其境。——青鸟

香巴拉 梦寐以求的极乐世界

传说中,西藏圣地香巴拉在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处。那里鲜花怒放,绿水常流,庄稼总是在等着收割,甜蜜的果子总是挂在枝头。这里的人用意念支配界的一切,觉得冷,衣衫就会自动增厚,热了又会自然减薄。想吃什么,美食就会飞到面前。

西藏圣地香巴拉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极乐世界,这在何马的全球大探险巨著《藏地密码》序言中就有提到。我对西藏有着由衷的向往——雄伟瑰丽的布达拉宫、高不可攀的贡嘎雪山、一望无垠的那曲草原……这是个最接近神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得到灵魂的净化、心灵的皈依。忙碌的现实止住了我探寻的脚步,种种神秘的传说却似潮水一般拍打着我躁动的心。无聊之际,只好在文字中追寻。《藏地密码》一书对西藏的传说做了精彩的叙述,它如一幅气势恢弘的画卷,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心魄的传说……——逝水

诠释生命的意义

我悲哀地发现我生活在一个浮躁阅读的年代,人性已经彻底向动物本性的堕落。社会主流艺术审美价值观的沦陷必然导致文学应有的操守失守。马克斯·韦伯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读者追逐坐拥金山与玉体横陈的阅读乐趣,部分作者亦为吸引眼球而忽略了“文以载道”这一基本宗旨,使小说陷入了物欲化的夜色里。多数小说主题围绕金钱与欲望穷追不舍,时代里弥漫着的是精神枯萎衰败的腐臭。信仰与责任的缺失成为我们的陈疴诟病,谁来引导我们突出精神空虚的困境?我殷切地期待一本能诠释我困惑的书横空出世。我想我是幸运的,《藏地密码》现身文坛,为我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苏冰雪
(魏辑)

牟宜之的泣血之言

文\本刊特约撰稿 晓 剑

有这样一位老人,在死后,被来者将其生前撰写律诗收集成册,于出版界最权威之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并不轰动,也不会轰动,因为人们一般情况下已经不再阅读古诗,如同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在目前浮躁而急功近利中悄然消亡一样,古诗也正在成为极少数人的精神寄托,正伴随其肉体的老化而悄然烟消云散。

但是,一些风云人物居然对其做出令我叹然的评价:伟人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老先生说,该书是“一座鲜为人知的富矿”,其艺术性、民主性、正义性品位极高”;著名学者徐友渔感到,该书“锥心之痛,泣血之言,感人至深,永世长传”;著名作家胡发云叹曰,该书“马上豪杰马下囚,百年风雨百年诗,牟老用刀与笔刻画了一幅世纪英雄史卷”。

《牟宜之诗》全部为绝句与律诗,共170余首,以笔者对古诗词的鉴赏水准,确实是好诗,合辙押韵,平仄对仗,情感充实,内涵丰富,绝不矫揉造作,更无附庸风雅,若从文学层面诠释或赏析,即使进入大学讲坛也不为过。

历史是个小姑娘,目前人们都在如抢滩一样把她据为已有,以图能够像买到第一支原始股票一样卖个好价钱。无数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在颠覆从史前文明到1980年代的正史,野史和传说充斥着人们的眼球,杜撰和传谣满足着世俗的需求,古装、长辫、凶杀、背叛、政变、爱情等再解构,推翻以往的常识认知,组成了当下中华民族史的虚假生动,易中天、于丹们纷纷出笼,评书和相声一般把他们个人心目中的历史演绎给亿万没功夫研究历史的人们,也给历史虚无主义从反面增添土壤的厚度及泛滥的养分。

但那些是历史吗?解析历史首先要重读,哪怕历史有时候会变得很势利,只崇拜成功与辉煌;另外,历史还需要真实的记录,哪怕记录有时候会变笔墨为鲜血。当然,以娱乐和赚钱为目的的编造历史不在论述中,哪怕这种编造是以年鉴或志或全书或大典的面目展现。

于是《牟宜之诗》最为打动我的是诗文中历史信息的透露:一句“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展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人们

期待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风貌;而“关山破碎风飘絮,乡国寥廓梦亦遥”捧出了上个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山河的惨痛;“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是诗者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亲历体验,也是国人其时的心态和保家卫国的状态;面对上个世纪的“反右”风波和被错划为右派的现实,老人不仅“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而且“莫怕曾参遭诽谤,退居桃源自解嘲”;在国殇“文革”时期,一行“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把诗人的生存氛围和精神依赖勾勒出来,这同时也是对一批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真实记录;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诗人马上告之,“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这种大胆的假设正是当时无数国人的疑问;在诗人去世前一年的1974年,他无所顾忌地写下“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诗言志,诗言情,诗言史,正如《诗经》是研究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一样,那种不以发表、挣钱、得奖为目的的古诗写作,以真实的心态和对时下准确的复制,让后人看到了历史的原生态,虚假的盛世谎言在历史的原生态面前,只不过是一些塑料花草,最多是高仿的赝品而已。

诚然,古诗中很难避免自恋和自怜,噩梦和美梦也经常于其中泛滥,但《牟宜之诗》则不然,我们读出的是一个中国人建立在文采上的良心,读出了五言、七言短句中的大义凛然,读出了不加修饰的大是大非,读出了对一切罪恶的愤怒拷问。

这样的书,读来舒畅,读来热血沸腾,读来会产生历史的厚重,读来会生发人生的感悟。假如隐藏在迷雾后面的历史让我们困惑的话,那么阅读此类书籍肯定可以剥开时尚的外衣,看到历史的面容、躯体、血脉、骨骼,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咒语击碎。

牟宜之:1909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任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旅政委等职,1957年在建设部局长职位上被打成“右派”,1975年忧愤致死,1979年中组部为其平反昭雪。(作者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